

會津肥後侯如藤美作侯亦厚禮師事闇齋而會津侯敬信最深終始如一闇齋亦感奮思答恩知莫不言焉會津侯卒後又歸京師上自臺閣公卿諸侯而下至布衣閭閻之士入其門者無慮數千人矣闇齋治程朱學孤峻褊隘峭設畛域不喜博覽不好詩文以為玩物喪志每有片言犯程朱者輒咆哮怒不肯就同異而究指趣是以其弊往往膠泥而不融至淪于支離墜於固陋若晚年大倡神道君子甚譏之高足弟子佐藤直方淺見網齋其餘友之者亦甚多矣天和二年六月十五歿門人私謚垂加著有朱易衍義孟子要畧文會筆錄大學啓蒙集中和集說孟浩錄孝經判誤附考冲莫無朕記中臣被風水鈔神代風葉集垂加文集等四十餘種

僧契冲講說萬葉集援引古今商榷事實綿綿不絕猶般置上走珠子也听者悚然以為行秘書之流亞矣或問曰師所諳誦古人和歌幾首契冲答曰三千以上予不

識也

釋契冲字空俗氏下川攝津尼寄人祖元宜事肥後侯加藤清正父元全事尼寄侯青山幸利契冲生五年母問氏口授百人一首和歌旬日能記父亦試讀實語教不日又記父母駿異焉契冲恒有出家之志以父母不聽自絕腥葷日倡佛法母感動乃度為僧契冲於是乃師事本州今里妙法寺寺主定密師受般若心經讀四五遍皆誦暗寫時年十一及稍長登高野山謁東室院左學頭快賢留而事之賢愛其法置加意誨誘居數年學行益進賢遂授以五部灌頂使列兩部大阿闍梨位寬文二年為檀越所請往居攝津生玉曼茶羅院既厭其隣城市作和歌題壁而遁去一笠一鉢隨意周游詰大和長谷寺絕食念誦一七日登室生山練行三七日其他吉野葛城等之山川靈異處莫不躋攀復還高野山受菩薩戒於圓通寺快圓比丘去往和泉久井里愛山水奇掛錫數年盡談三藏通悉曩旁窺諸宗章疏既而屏居州之池田川湄延寶五年如河內鬼住就延命寺覺彦受安流灌頂彦賞以為得其人八年手定寂遺命居妙

法寺契冲非其志也然以老母在今里不得已而往
 焉傍構一室移母孝養契冲勤苦勉厲其學無不闢
 所攻擊辨論雖當時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又好國學
 作和歌其可發揮識見卓絕悉得肯綮其說曰和歌
 皆我邦語而邦語有雅俗焉有古今焉雅俗也易辨
 古今也難析苟欲知古言則萬葉集足以徵焉是時
 水戶侯光國方恨萬葉集世無善注其詞不明慨焉
 有為注釋之意遂欽契冲聲譽欲召託其事固辭不
 就而心喜侯之盛舉為作萬葉代匠記廿卷總釋二
 卷侯讀之大嘉其卓見乃賜白金千兩絹三十匹契
 冲悉散贖貧乏修塔廟一錢尺帛不蓄也侯又讀古
 今餘材抄益奇之賜書召之不應及母死退院卜居
 難波東高津號圓珠菴屏謝俗客清修自適著書十
 餘種水戶侯贈問不絕元祿十四年年六十二寂契
 冲為人清介而和怡其所應接無道俗盡得其懽心
 又素善開獎每有不善徒一為指導皆輒改行其所
 到處人初雖不甚親愛
 而及去莫不思慕焉云

京師村上冬嶺推獎先達揄揚後學不啻如自其口出

一以為己任是時諸儒會讀二十一史會月數次又結
 詩社並輪會主必有酒食臨期會主或有佗故冬嶺必
 代為主以故社會綿綿不絕二十有餘年後進所作時
 有佳句則擊節歎稱誦吟數回一時藝苑賴以吐氣

村上冬嶺名友侔字漫甫京師人業鑿受經術於那
 波活野與伊藤垣菴江村毅菴伊藤仁齋相親善天
 資好學年老專精不急恒與諸文儒頻會集賦詩
 讀書尤好詩每有新詩必題扇頭少字不備
 人評推按濕紙措去更填好字又與北村篤所等會
 讀廿一史月率六日不避寒暑伏臘其耽學類如此
 寶永乙酉至宋史之半而死年八十二江村北海曰
 冬嶺詩學迥上精深工整起出前輩元和以後巨儒
 碩匠篇章傳世固多五七言絕句及五言律間有可
 錄若七言律首尾完整者無幾迄于冬嶺體格始備

木下順菴經學文章聞於遐邇朝鮮人每到對州必求

其文傳誦而歸

木下順菴名貞幹字直夫一號錦里京師人自幼強
 記善讀書寫字以神童聞天台海公一見奇之欲以
 為法嗣順菴不肯年十三作太平賦詞旨淳正世以
 為國瑞大納言鳥丸公上之
 天皇覽而大稱賞將錄用會宮車晏駕不果既而
 松永昌三門勳學勵行日進月修昌三期以大器既
 長東之江都或薦於屏迹東山教授二十餘年名聞
 柳不得志拂袂而歸屏迹東山教授二十餘年名聞
 天下臺閣公卿爭引為門客一時名士如貝原益軒
 安東省菴宇都宮道庵咸推避不敢並如賀侯聞其
 名厚幣聘之順菴辭曰先師松永先生之子某嗣承
 家學未就仕途家道屢空請用彼以使得其病望侯
 聞之嘉歎曰如順菴可謂有古人風矣即與松永氏
 子俱禮聘之天和二年常憲大君取補與松永氏
 職命修裁國史給俸米三百囊時年六十二大君
 親講周易也順菴奉教侍經帙是時年已老然以答
 恩日淺不敢乞骸也順菴性至孝嘗居父母喪泣血
 三年觀者為之悲酸方其宦達恒恨遠于先壟歲時

祭祀未嘗不盡其誠敬也教人育方磨礱淬濯成就
 其器若新井白石室鳩巢柳原篁洲雨森芳洲祇園
 南海松浦霞沼柳川滄洲南部南山服部寬齋
 彞岡田竹圃堀順之西山健甫岡島仲通石
 皆出于其門元祿戊寅年七十八而歿私諡
 有錦里文集長子敬簡早死次汝弼字寅亮號菊潭
 嗣事加
 賀侯

新井白石少時冬日過林學士家主人書容奇二字索

詩蓋容奇者雪字國譯白石解其意故句句采故事於

我邦輒援筆立賦曰曾下瓊鉞初試雪紛紛五節舞容

閒一痕明月茅亭里幾片落花滋賀山提劍膳臣尋虎

跡捲簾清氏對龍顏盆梅剪盡能留客濟得隆冬無限

艱一坐服其敏警

木下順菴嘗謂新井白石柙原篁洲曰卿等勤學其所志如何二人對曰冀有益於國家也於是白石講習典故篁洲窮綜法律

柙原篁洲名玄輔字希翊和泉人其先伊賀下山氏幼為外父所養因冒柙原氏初遊學京師受業木下順菴之門人居數年隨外父而東始見順菴於都下大被器稱未幾應紀侯辟其學博綜旁通星曆五行數術之說以經濟自任嘗蒙府命撰大明律譯解其他著作亦多兼工篆隸寶永丙戌歿于江都年五十

新井白石嘗次韻清人魏惟度八居七律八首請室鳩巢嗣響遂傳播京師一時文士倣而和之坊間梓而行焉白石覽之前作有與諸人和詩相類者因再作八首

語無牽強押韻益穩

室鳩巢名直清字師禮一字汝玉別號滄浪備中英賀郡人幼而聰悟耽嗜書籍年甫十五宦加賀侯一日進講大學章句侯歎曰真英物也乃命西遊京師學于木下順菴自是學日益精文日益進木下門原多俊傑而皆為鳩巢讓席云及學成而歸益被眷注正德元年文昭大君辟擢為江都學職有德大君時為侍講大君屢咨政事得失此職之設蓋始于此云鳩巢堅守朱學深惡當世好立異說者以維持名教為己任與護園之徒互相輕平金華一日來見鳩巢出其得意文一篇示之且求刪正鳩巢讀之一過稱善金華強乞正乃削二十字更增五字金華不喜而去至翌日質諸服部南郭南郭不得決焉又質諸物徂徠徂徠視鳩巢所竄改者曰如此而後成文於是其徒始重鳩巢云著有大學新疏駿臺雜話五倫五常名義義人錄周易廣義論語廣義等書十餘種莫非提起經義維持名教者也又有鳩巢詩文集並行世享保十九年七十七而歿

新井白石大有詩名韓人索其詩草陸續不已

三宅石菴少年有大志一意嗜學不視家道產遂敗
償病債外餘金十兩乃謂觀瀾曰大丈夫當揚名於天
下此金足以為學矣於是兄弟對案日夜矻矻遂為大
儒

三宅石菴名正名字實父別號萬年京師人幼齡好
樂殊異群童稍長喪親一意耽學不視家道由是產
遂蕩盡乃斥賣家什以償舊債則所餘僅十金耳乃
與弟觀瀾俱刻苦讀書學成金竭於是兄弟相攜遊
江都教授取給居數年石菴有不屑仕途望望於
獨反京師時年三十三適會嶺南木村氏禮迎往居
四年邑中承化稍知嚮學既還占居大坂倡程朱學
時名翹然起弟子甚眾中井麓菴等相謀請諸大
府建庠校於尼崎坊名懷德堂眾皆推石菴主之因
辭不可遂領祭酒事又工書隻字人爭求之石菴為

人謙和質朴能容人而只論以人道導以教學毫不
說他事生涯棉衣不穿綃帛享保十五年年六十六

歿子正誼字子和號春樓

觀瀾名緝明字用晦石菴之弟也初學於淺見綱齋
後如江都入木下錦里之門天資聰悟讀書五行俱
下以文章聞嘗作拜掃子墓文其友鶴飼金平以獻

水戶義公公見感稱因辟觀瀾置其史局觀瀾乃又
薦粟山潛鋒云正德壬辰年三十八因新井白石薦

遭大府登用享保戊戌病歿觀瀾年不得壽有警
書亦不多布于世然其學術文章當世與有名士並

稱梁田蛻巖贈挂山彩巖書曰物徂徠老矣弩末不
能入編天又奪藤煥圖如失左右手室鳩巢醜乎古

先生澹泊自守無鬪心也三宅觀瀾豎熾職驗臺堂
正正之威殆使牛門塞關不敢東飲馬矣不幸星隕

可歎也著有中興鑒言
列士報讐錄觀瀾文集

雨森芳洲曰凡詩出於天才者藹然有自然之意讀之
使人心爽神怡若夫安排摹擬而後得者雖曰巧妙終

令人厭倦思睡故予案上所置詩集以陶淵明為首李杜為第二韓白為三東坡為二之下三之上優游吟咏於其間不知老之至一旦瑞鶴祥鸞幢幡笙簫之從空而來迎也

梁田蛻巖抱才不偶厄窮殊甚書簾中除四子外有詩韻一冊徐文長集半部耳適會大雪憶文長詠雪詩乃綴五十八韻幽苦險澁不讓文長

梁田蛻巖名邦美字景鸞武藏人少遊江都學人見鶴山才識高遠尤工詩年二十六介鶴山見新井白石白石不妄容人獨異蛻巖之才與之交脫脫見中底蛻巖負才狂蕩不屑家產仕宦數跌親戚朋友棄而不顧屢遇困阨家唯四壁立而氣談赫奕不少屈撓磊落奇偉不修邊幅談笑豁如踏翻儒流之腐態

飄然有汗馬千里之氣居恒好談武說兵評古之勇將戰士言或及周瑜赤壁謝玄淝水織田信長補袞間上杉謙信川中島等事則扼腕枋及論議慷慨有烈丈夫風當世名為霸儒後仕加納侯也亦辭去年四十八為赤石侯文學赤石有海嶽之勝加之鄰於攝近於京師其業漸以廣被遂有終焉意於是海之氣日銷溫潤之德月進蛻巖治程朱學旁綜禪理又信我邦神道恒言宜聖之學東方之道乾毒之教鼎足不相悖蛻巖詩才巧妙變幻百出奇正互用而極力鍛鍊兀兀不休自少至老詩體屢變嘗與胡玄岱書曰僕詩屢變每變欲驚人遂為袁中郎又朋為徐文長近歲忽悟其非斷然以初盛唐為長準身州濟南為門戶此蓋其實錄也然以今觀之亦唯為一蛻巖之詩云為文尖新亦如其詩矣年八十餘而後著有蛻巖文集蛻巖巖谷問書子邦籍繼業為文學

堀南湖見之某公館校書精思探索焉忽呼其妻曰持茶來公聞而大笑始悟在公

祇園南海有俊朗才嘗會春分日自試其才自午至子
 賦五言律詩一百首人或疑病構是歲秋分大會賓客
 席間立題飲酒談笑信筆揮霍自日中及夜半百首復
 成通計前後凡二百首詞采富麗無一句蹈襲前詩者
 時年十七矣由是其名播揚遐邇

祇園南海名正卿一名瑜字汝珉一字伯玉別號鐵
 冠道人紀伊人家本業醫幼隨父在江都師事木下
 順菴天資雋妙文藻不凡時有松浦楨卿與南海
 同甲子亦有奇才衆稱木門二妙後來南海名價益
 高世匹之梁田峽巖舉為儒官嘗坐事謫海上數年
 正德辛卯召還會見朝鮮聘使于江都增秩復儒職
 是時海內宗明詩摸擬釘飯靡然成風南海晚年心
 深厭之勤為超脫人賞其纖巧嘗戲作一文其畧云
 有客逸冥府見有大獄數鬼拿一人至青衿烏帽似
 一秀才王問何囚丞對曰某縣學生某平生好剽竊

他人詩句修文即費其事送法究王怒曰窮措大真
 鈍賊何處鼎鑊能堪烹汝乃操觚作判云全章負去
 夜半有力斷句剽竊月攘一雞潛踰曹劉之垣擅
 李杜之壘驢上吟客即是梁上君子社中騷人不與
 月中仙娥綠揚遂成綠林紅桃變作紅巾其言雖涉
 諧謔其謂時病亦深矣紀伊詩學之興實因南海鼓
 舞云寶曆辛巳年七十五而歿著有南海文集詩學
 逢原詩決明詩理評子尚濂字師援號鐵船又號
 霞少年以使氣謫居鉛山寶曆癸未見釋而返
 襲父職亦能詩有家風寬政辛亥歿年七十九

太宰春臺為人強力讀書精詳一字一句不苟過點畫
 有訛必更而止丹黃工綴裱釘精整若夫史漢則句讀
 圈發及標書五色為之爛然如繡且大小筆墨刊行著
 述皆親繕寫遠近書疏莫不手答

漢孔氏傳古文孝經久亡彼方而獨存我邦太宰春臺

因校訂諸博士家所傳，作音註刊行世，清人鮑廷博覽之大悅，收諸知不足齋叢書第一集。

平金華家酷貧，不藏書籍，止抄書數卷，而文章縱橫，筆端活動，常稱曰：獨不見斗量乎？人非不容，而出之二，參我卽一斗亦用，一石亦用，不知其他。

平金華，名玄中，字子和，陸奧人，早孤，既冠，族人謀令學，盤江都，非其志也，更爲儒，從物徂，而學是時，徂方倡古文辭，誘進英才，乃大奇之，謂人曰：未嘗見進取如斯人，古狂簡哉！吾無可裁，金華爲人，好酒，傲視深慕，劉伯倫、李青蓮之爲人，滑稽好諧，又好愧，備之事，每酣飲，扼腕激論，人或難其太過，則益河漢，其言教，弄一世自快，以故有狂者之目，然性喜善，疾惡，視人善，不啻自己，若將加諸膝，或激烈至泣，下節，然其義氣著於心，本時羨於於，慨出爲守山侯，賴。

貞記室享保十七年，年四十五而歿，著有金華文集。

安藤東野弱冠，喟然歎曰：大丈夫生逢升平，介子博望，可復爲焉乎？詩書雖缺，其庶幾乎幸而不朽，雖筆硯足矣，乃潛思於文辭，遂有作家之聞。

安藤東野，名煥圖，字東壁，下野人，原瀧田氏，爲那須華族，父玄佐，以盤仕黑羽侯，東野其次子也，弱喪，父遂去國，居江都，與太宰春臺偕學，于中野，擢後，於安藤氏，因冒其姓，寶永中，以儒仕甲斐侯，桺澤吉保，從物徂來，而學焉，憤激自奮，才氣大發，詩文雋異，無善音律，工書，常憲大君入桺澤氏也，東野每奉骨，隱居白山，然猶致粟三歲，竟辭之，環堵蕭然，不以爲憂也，後以賓師遊西臺，侯本多忠統之邸，受其廩，祿東野，俊傑不群，加之刺若淬勵，出於天性，其鴻文鉅藻，既魁藝苑，惜哉！卒以劾悴，致咯血疾，享保己亥年三十七而歿，物徂始倡古文辭也，世之學者，率

於舊聞罕信之者東野與山縣周南早先諸子歸之
 東野最得肯綮但徠終未鐸于海內者東野實贊翼
 之也是以及其疾終徠惜者甚浮屠大典能文者
 也每曰葭園徒善文章者獨東野著有東野遺稿
 僧獨麟與富春叟善一日談話春叟不應獨麟恠問之
 春叟曰有人贈朱肉將作謝詩構思不就獨麟立賦曰
 神仙山上煉丹沙一篋頒投洞裡家霧縠蓋手開滄海日
 雲箋眼醉赤城霞龍波浴出珊瑚樹鷓雨灑來躑躅花
 縱在峨眉深處隱竟教姓字羨光華

僧獨麟少時在江都受業釋萬菴甚有文才晚居攝
 津芥川弘德寺

富春叟原田中氏名省字省吾號雪華道人陸奧人
 少時學擊劍忱慨使氣後稍折節讀書以儒業仕甲
 斐侯柎澤吉保與物徠親善是時侯有嬖臣為人
 佞諛陰賊流毒上下省吾不耐憤懣投間刺之匿徠

徠家徠乃使安藤東野山縣周南等護送出江都
 省吾遂翰迹於陸奧更號富春山人改氏富名逸字
 春叟又號桐江山人享保中去如攝津住池田邑集
 徒教授方是時海內嚮物氏學而徠及門人褒賞
 春叟詩筒往復歲時不絕是以春叟詩名震乎京攝
 之間邑中子弟爭從受業著有東海漫游稿樵漁餘
 適

加茂真淵謂服部南郭曰唐詩風韻不如六朝予於汾
 上驚秋詩觀之南郭問其故應曰北風吹白雲萬里度
 河汾羈旅秋情叙出甚妙至於心緒逢搖落秋聲不可
 聞則唯注上句而已氣韻詘然不獨彼邦雖我和歌亦
 然嗚呼世降詩衰可長太息也南郭深然之

加茂真淵遠江濱松人少壯如京師受業荷田春滿
 業成教授乎江都仕田安中納言宗武其自製和歌

則摹倣萬葉集體文章則剽竊古言國學者流翕然
 蟻集皆稱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真淵亦銳意
 以復古為己任嘗謂曰契冲墾辟不終樹藝而死我
 師垂功已就而逝刈獲之功蓋自任也著萬葉考冠
 辭考祝詞解國意考等書十有餘種明和六年年八
 十有餘而歿真淵主張國學以為我中國原有神聖
 良道自陶虞三代之道入而良道泯矣於是乃仇視
 儒學竭力排擊之若孔子之聖猶為誹議焉而不知
 其背我先王之訓也狂妄之甚雖為國學者亦或憫
 笑焉云
 服部南郭名元喬字子遷平安人幼穎敏善和歌年
 十四如江都十六事柳澤甲斐守吉保及壯見物徂
 徠大悅其學晝夜切劘徂徠稱以妙才無雙三十四
 而致仕專脩詩古文辭下惟授徒南郭為入冲雅拓
 落交驩之際談笑怡怡如也其學雖博也深自翰
 未嘗挾師儒之重居恒以雅致自居人或問時事則
 哂曰文士迂濶不知事務而沾沾焉空談自喜何異
 蹇人謀道故予不敢藝苑之士莫不雅慕者其來薦
 束脩者甚眾大氏歲得金百五十兩凡以儒為生理
 其饒裕如此者鮮矣每講說經書不敢發意見謂曰

今日所授昔予所受也人無知其意所存也當時諸
 侯往往延招欽遲晚年肥後侯細川重賢大欽南郭
 厚禮待接以問文辭旁諮詢邦政言則必曰先生為
 布衣之歡南郭年老身憊不欲見諸侯也而大喜肥
 後侯之賢屢往見焉曰熊本侯善養老者矣是時護
 園名流凋喪略盡南郭獨存以是名望益重寶曆九
 年南郭七十致南郭專攻詞章年老剪裁益精詩文
 兼富矯矯乎物門故後世語文辭則必先稱南郭到
 于今不衰矣著有南郭文集四編大東世語燈下書
 遺契文筌小言二子長惟良字温卿少而羸弱年三
 十八而歿次惟恭字愿卿幼稱才穎校訂蒙求刊行
 于世年僅十七而歿南郭泣輯其遺稿各以鍾情集
 惟良死後乃養弟子西村仲英為子
 仲英名元雄攝津人其父為西官祝人嘗訴主祠貪
 汚反為其黨所構誣竟放逐以流落死臨死顧謂仲
 英曰吾逢冤不能自雪兒待時申狀令鬼得歸父母
 國仲英痛心刺骨乃如江都三懇之官事始得辨
 遂令父仍舊享祀於西宮祠中仲英少得南郭相授
 以儒為業未幾南郭丈夫子皆以善詩而不必守家
 仲英本氏西村於是冒服部氏最善詩而不必守家